

云烟深处

生活在这里,口福好,外来的美食一样不少,地方美食你是掰着指头数不了。运城人会弄面食,饼子就能吃到几十种,起面的、烫面的、死面的、油酥的、葱香的、带馅的,如果还不过瘾,大块卤肉一刹,青椒大蒜一拍,想夹饼子夹饼子,想夹热馍夹热馍。只看吃相,就知道你是不是运城人。清晨,凉风掠过额头,也吹散街头小吃的香味儿。那香味是油条,是油饼,是荤素两样的水煎包。油条酥脆金黄,一口下去有蛋黄香,油饼热热的,软软的、香香的,盆里的豆芽、土豆、胡萝卜蔬菜随便夹。要么吃个新绛鸡蛋灌饼,要么吃个闻喜葱花饼;包子可以尝尝万荣纸皮的,也可以吃一屉段家“瞪眼包”……吃美了,还要喝美,这边是水饺,那边是豆腐脑;这头是牛肉丸子汤,那头是牛肉胡辣汤。绛县乳白羊汤熬得正好,香菜往碗里一撒,一碗白玉翡翠,一味羊脂醇香,吃了,喝了,身子就热了。口味清淡的,原味豆浆、山黄米汤,一碗白的、一碗黄的,喝一碗、攒一碗……

# 宅兹河东运城人(下)

李立欣

河东男人和女人未开言的呻吟……长吟一出,二胡如河水呜咽之声,三弦如老夫清嗓之音,笛子像随声附和的帮腔人。随着金鸣之器的铿锵与节奏,裂帛似的梆子声劈开夜色,敲击起密实激越的节奏,丑着人的耳膜,那大音,河东响起河西都听得真切。

蒲剧源于地方道情戏,原本就是说唱的艺术,言而不尽,情以歌之。所道内容都是老运城人在命运长河中挣扎出的苦辣酸甜。那嗓音有沉着,有从容,有温婉,有亲切。悲声唱起,调门高亢,嗓音陡然拔高,尖利得似能穿透云霄,又骤然跌落,沉入深渊,呜咽不已。冤情处,骨子硬的硬气与豪情,全在唱腔里如刀刻斧凿般铮铮作响,如河东老夫的斥责与怒骂,更像晋南妇人据理力争的声色俱厉。那是郁结于胸的苦水寻到了决堤的闸口,霎时间,纵情又奔涌,台上人物声嘶力竭,台下戏迷痴迷忘我……当然,运城不仅有“秦香莲”,更有“崔莺莺”和“杨玉环”,“俊英腔”是运城女人的温柔。

戏台上,那些浓墨重彩勾画出的脸谱,眼波流转,水袖翻飞,唱念做打之间,分明就是一个地方人那隐在皮囊之下的精神面孔。戏文里的血性忠义,丑角嘴里的机锋解颐,最终解读的是戏剧人生……

生活在这里,都还行。城市不大不小,节奏不快不慢,走出家门三两步,不是广场就是公园。亲戚相距不远,熟人时常偶遇,农贸市场天天像集会,沃尔玛、新万达,很多的城市商业区逛起来其实也很都市。人云“山不在高,水不在深”,城市也不在大,运城或许刚刚好。从南到北三十里,从东到西二十余,出门有高铁,想飞有机场,城里的“滴滴”与“小蓝”满街跑,公共交通线路七纵八横几十条。在这里,门墙桃李,春风化雨,孩子念书如果不愿离开运城,运城学院也能读完研究生。在这里,看病相对简单,医疗设备与全国同步,中心医院的常规医疗基本与大都市同频。在这里,博物馆模样已不一般,馆藏更是惊艳。图书馆虽然与梦想还有距离,但“河东书房”也是“兰有秀兮菊有芳”。运城的环湖赛道独一无二,那湖上丝带一般的“彩虹”健身道修口,几十里,运动于此,白云在天上与湖上同飞,薰风在身边与心中伴随。若有闲暇,一辆单车,三五同伴,观湖山以致远,望云端人七彩,强身健体不亦乐乎……

在运城,县城更像县城,乡村似乎不像曾经的那个乡村。这些年,乡村的公路四通八达,城乡生活基本无差。煤气入了户,巷里无炊烟,庄稼人,不种粮,不缺粮,忙了,厨不煮馍,闲了,想着吃花糕。日常所需,要么手机网购,要么赶集会上。生活在乡村,家里自来水有,农用电不停,户户朱门,家家新舍,新农村除了人是旧的,似乎啥都是新的。新,是这个时代最清晰又深刻的印痕,几千年的农耕模式被颠覆,几千年的乡间元素被涂抹,几千年的农家生活方式被改写,那些埋入黄土的祖上,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庄稼竟然能这样耕种,光景还能这样弄!

河东乡土上的风情也是颇具魅力的。春秋秋实,乡土飘红,累累的果实与收获的笑容是最具诗意的土地写真。林中老农,树间婆娑,他们把秋色写在脸上,把日子写在眉间,心里盘算着自家的念书孩,说媳妇娃……农闲时,欣择良辰,家中有喜,红灯笼,红地毯,红红火火,喜气洋洋,乡间乐队以惊艳的阵势与声色烘托全场,她们是河东的乡土“鼓娘”,她们是河东的乡土管乐手,女子指挥像土地里盛开的一朵惊艳且动感的音乐玫瑰,千年开一回……那激昂的鼓声,激励的管乐,优游自如、气贯长虹的风采或许是未来乡村农业集约化与规模化的前奏,未来的乡土地东应该是烟波浩渺,沃野千里,乡村或许渐渐进入历史词章,作为梦的符号逐渐被精美且现代的农业庄园所覆盖……

运城,河东;河东,运城。运城人其实和周边的临汾、渭南、豫东人都很像,但仔细寻思还是有那么一些不一样,那“不一样”或许是“宅兹河东”的文化基因产生的心理结构,有逻辑,也没有逻辑;有道理,似乎也没有道理……

反正,运城人生活在河东这方山河,挺好的。

这里是蒲州梆子的摇篮,运城人的人性

# 军旅生涯永无悔



■邱希占

窗外暖阳正好,轻轻洒在我珍藏了半个世纪入伍通知书上。纸张早已泛黄,边角微微卷翘,可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。我轻轻捧着它,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,那个心怀热血、满眼憧憬的青年时代。经年五十载,弹指一挥间。1976年,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,一个高中毕业生,穿上了崭新的军装,开启了军旅生涯。

1976年2月,初暖乍寒,快要过春节了,家家户户忙得不亦乐乎。征兵的消息像一阵风,吹遍了整个乡镇各个山村。我当时在西侯中学初中毕业班语文课、政治课、历史课,还兼班主任。一天上午,我正在学校水泥乒乓球台前打球,突然一个穿军装的

人参与进来。那是郁结于胸的苦水寻到了决堤的闸口,霎时间,纵情又奔涌,台上人物声嘶力竭,台下戏迷痴迷忘我……当然,运城不仅有“秦香莲”,更有“崔莺莺”和“杨玉环”,“俊英腔”是运城女人的温柔。

晚上,公社召开欢送新兵大会,武装部长让我代表新兵发言。2月23日,我们坐着公社统一安排

的解放卡车来到在平陆县城第一中学住了一晚上,次日早上,我们打着背包,在县委大楼前集中,穿着笔挺绿军装,身姿挺拔,好不精神。父亲和表叔又专程坐客车来探望我,父亲给我装了30元钱,到队列前来看我,表叔还送了我一个写着“好好学习,做雷锋式好战士”的笔记本作纪念。后来才知道,接兵的来自北京空军,我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空军战士。

2月22日,入伍通知书到手那天,我的学生和同事,眼眶微红,满是不舍与骄傲,纷纷前来道贺,出发前我与几位战友身着崭新军装,在县委大楼前留下一张黑白合影。这张照片,我珍藏至今。

带着憧憬,带着不舍,带着亲人的殷殷嘱托,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。列车缓缓开动,熟悉的身影渐渐模糊,一段崭新的人生,就此开启。一路辗转,坐过了无数个车站,在北京倒火车,最后抵达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三地沟门军营。站在庄严的营房前,我知道,我的

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,没有惶恐,没有犹豫,只有踏实、笃定与荣光。历经十多次调整、调动、升迁,从新兵、老兵、文书、炊事员、学员、无线电引信技师,到正排、副连、正连、副营、正营,军衔也是从少尉、中尉到上尉、少校,还先后到地空导弹学院、空军政治学院、国防大学学习深造。滦平县、丰润县、承德市、唐山市,大小城市早已旧貌换新颜,母校也易地合并改造重建,军营也改造、升级、搬迁、撤消、合并,当年的同窗好友,大多散落天涯。可每到冬日,每想起那段岁月,心中依旧滚烫。

那个躁动的少年,那身挺拔的军装,那个鲜红的通知书、北上的闷罐列车,都清晰如昨。

常听人说:当兵后悔两年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年少时不解其意,走过了才真正读懂。军营里的苦与累,早已被岁月冲淡,可穿上军装的自豪、为国站岗的神圣、与战友同甘共苦的情谊,却如陈年老酒,愈久弥香。闭上眼,耳畔仿佛还能听见整齐的步伐,铿锵的口

号,声声有力,震撼人心。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结果与后果。我常常想,若当年没有踏上那趟列车,人生会是怎样一番光景?可我不遗憾。十六岁那年选择军营,穿上国防绿,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,也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那段峥嵘岁月,早已融入血脉,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。

阳光依旧温暖,静静落在那张泛黄的通知书上。五十年风雨,五十年坚守,五十年深情。那段军旅时光,那些热血年华,从未远去,永远鲜活。而今,站在几近稀疏的门槛回望,那身戎装,那种军姿,那种气质,那段岁月,已然化作生命中抹不掉的一部分。半个世纪,被清晰地划分为两段篇章:十八年热血军旅,锻我以火;四十年地方天地,淬我以风。

部队站岗的沟壑山头,给了我心智和意志的锻炼,给了我知识与技能的培养;给了我军人气质的塑造,给了我人生履历的骄傲。戎装在身,使命在心;一次从军,终身无悔。



西王胜迹 张智学作  
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市美术家协会提供

# 鹤雀楼

阳光从父亲的肩膀落下来  
一束光,就是一粒新种的圣灵  
一束光,就是一朵待放的新香  
该如何留恋这扑面的花蕊  
该怎么把稗草

长成父亲期许的模样  
风在中条的脊梁柔了又柔  
才把锋利的刀刃取下  
布进山河流云  
一定要在此刻  
用手掬一捧春天

的雨露  
一滴一滴放进母亲的臂弯  
拥抱今日的暖意  
在春天,那些稗草  
终化作泛着清香的麦浪  
长进故乡深深的  
明月

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潇楠

# 凡人情思

我想写写我妈妈,写她藏在皱纹里的不易与艰辛,写她刻在骨子里的勤劳与善良,写她从不言说的要强与坚韧。

妈妈兄弟姊妹七人,她排行老三,上面还有两个哥哥。那时候家里条件苦,一大家子人实在不易,妈妈只上到完小,就主动辍学回家,帮着父母下地干活、操持家务。

记忆里,她常常坐在被窝口,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,一双双鞋子,有我们的,也有她弟弟妹妹们的。那时我总觉得老妈对娘家人比对我还好,其实是我不懂老妈对娘家的那份牵挂。老妈的手几乎从没空闲过,放下锄头就拿起针线,放下针线又站到了灶台前。二十岁出头的年纪,她已然像个陀螺不知道停歇;如今七十多岁了,还和老爸一起守着十几亩枣树地,早出晚归。

妈妈年轻时爱看书。大妈曾跟我提起,当年妈妈一边烧火,手里还捧着一本书,饭烧糊了是常有的事。奶奶都摇头:“你这不是还想考大学呢?”可不管旁人怎么说,她依旧如故。我小时候也总记得,妈妈看书入了迷,几次错把糖当成盐放进锅里。

可真论起厨艺,她却是一把好手,做什么都好吃。如今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,却几乎从没自己备过过年的食材。结婚多年,每到过年,妈妈都会提前给我们姊妹几人准备好一应伙食:小酥肉、海带肉、米粉肉、晋糕、炸红薯、炸豆腐、各种卤味、拌好的凉菜,甚至连饺子馅、包好的饺子,都能备到初五。也正因如此,我至今都不太会做大餐,每回娘家,连厨房都很少进。这几年妈妈年纪大了,大弟弟接过了她的担子,团圆饭、待客饭都由弟弟张罗,老妈在一旁打下手。我这才真正意识到,这么些年,妈妈为我扛了多少生活的琐碎与辛苦。

妈妈性子极好,极少对子女发脾气。我从小脾气犟,常常惹她生气,让她掉眼泪,爸爸看不过去,总会把我狠狠说一顿。记忆里,妈妈从没跟弟弟红过脸、大声说过话。我有时心里不甘,跑去跟妈妈“告状”,说弟弟的不是,指望她能帮我“撑腰”,可妈妈总是心平气和、不急不缓地跟弟弟讲道理。我原本以为会等来一场疾风暴雨,最后却总是“告不响”。气不过的我,反倒又跟妈妈闹一通,每次都是妈妈先沉默,争执才算结束。

妈妈一辈子勤快又要强。早年爸爸在村里保健站忙,家里的农活几乎全压在妈妈一人身上。她性子倔,地里的庄稼非要打理得比别人家好,常常一头扎在田里忙,忙完回家还要给一大家子做饭。我虽是在农村长大,却被她养得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,连周围人都不敢相信,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,不会做饭、不懂农活。

她和爸爸结婚这么多年,爸爸也很少做家务,总是妈妈忙前忙后、做饭收拾。爸爸出去串门,饭一做好,就准时回来。妈妈却不多抱怨。有一年过年,妈妈只是随口喊爸爸

# 写写妈妈

搭把手,爸爸一时急了,还给我们姊妹几个挨个打电话叫回去,闹得人尽皆知。可到最后,妈妈还是默默地不吭声——她太怕麻烦子女,宁可自己咽下所有委屈,也不愿让我们为她操心。

可只要子女有事,妈妈永远第一个冲在前面。我坐月子时,妈妈在医院陪床,出院后又跟着我去婆家,不仅细心照顾我坐月子,还一心承担起婆家一大家子的饭,整整做了一个月。那时候的我,年少不懂事,竟不知道心疼她,现在回想起来,满心都是后悔。

大弟媳坐月子,娘家远,又是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,把弟媳照顾得无微不至。那时候的我,依旧没有主动上前搭把手,如今看着她们婆媳关系比我们母女还亲,我心里既欣慰,又愧疚。

等到小弟弟家生孩子,妈妈年事已高,弟弟请了保姆,可每到周末保姆休息,妈妈还是会赶过去,照顾孩子、做饭。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,终于懂得心疼母亲,也会赶过去,陪着她一起干活。

前两年我又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,已经七十岁的老妈赶来陪床。出了院,又是老妈陪我在家,她怕我养不好身体留下后遗症,让我躺床上好好养着,七十岁的她又是做饭又是拖地,每天还变着花样给我补身体。难怪今年过年时老爸说:“是不是在你眼里,我和你妈才五十多岁?”可不是,在我心里老妈从来不曾真正老去,总记着她灯下纳鞋底的模样,记着她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是她,把苦日子过成了暖日子,把风雨挡在身后,把温柔与安稳全给了我们。是她,用一辈子的辛劳,换我一世被宠爱得不谙世事。妈妈在,家就在;妈妈安康,我们便永远是那个被疼爱的孩子。人间最奢侈的幸福,莫过于此。

上初中时我住校,刚好赶上12岁生日。那天刚下课,就看见教室门口站着一个挎着篮子的身影。同学远远指着,笑着喊我:“瑛瑛,你妈妈来看你了!”妈妈过去,是妈妈特意赶来,给我过生日。这么多年过去,当年的老同学再聚,还常常提起那一幕,说那时候,真的羡慕极了。可今年正月初七,是妈妈72岁生日,我忘了也就算了,却还因为一点小事呛了她几句。事后想起来,心里很是自责愧疚。

老妈最是坚强。因为多年劳累,60岁那年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。手术后,她愣是一声不吭,连医生看了她术前的片子,都惊讶这样重的病人,居然还能干那么多重活。手术后我们陪床,她从没喊过一声痛。出院后我让她在我家待些时日,多照顾她几天,她却要执意回家,刚能下地走路,就开始给老爸做饭。

老妈,你这么多年,不声不响,吃了最多的苦,扛了最重的担子,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。往后余生,我只愿你身体健康,平安喜乐,让我好好地、慢慢地,弥补我所有的不懂事,好好地爱你。